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

崔鑒

崔㦸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士謙子忱　忱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仲方從叔昂　挺族孫暹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自六世祖贇至祖遭皆仕曹

魏晉及前燕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盧玄高允等同徵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民獲利卒贈青州刺史謚曰康子秉少有志氣陽平王頤為定州秉為衛軍府録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競言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往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

部下䫌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史為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秉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卒贈尚書令司徒公謚靖穆子仲哲早喪所生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愍之性恢達常以將畧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

戰歿孫子樞學涉好文詞强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所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頎尉遲迥事被害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内興三臺故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

擢其髮以洇汁沃其頭曳以出廢頓久之後卒於陽平
太守贈本州刺史鑒兄檦檦孫伯謙見循吏
崔辯鑒從祖弟父經贈兖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
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
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儁𥙷亚有高
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
文中散孝文賜名為逸後為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
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為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

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北道别將在州陷賊欽恤存亡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黄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勑而

行賊爇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户而行到洛陽持節别將北討初楷喪之時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歸尋授國子博士孝莊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汾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北海王顥入洛據郡不從孝莊還宫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禄大夫卒初巨倫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族莫求其家議欲

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妻聞而悲感曰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

魏書曰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西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楷另見子士謙

周書曰謙深沉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每覽經
國緯民事未嘗不撫卷歎息
字士遜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荆州以
士謙為行臺左丞
周書曰勝雖任方岳衆務皆委謙謙亦盡其智能以
相匡弼勝有聲南州謙力也
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闕右
周書載謙謂勝曰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實忠臣枕

戈時也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衆若仗義而動首唱勤王倍道兼行謁帝闕右與宇文行臺同心電討不庭則桓文之功復興矣捨此不為中道而退恐人皆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

勝不能用州人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還國乃令士謙先通隣好

周書曰魏文帝見謙甚悅謂曰卿出萬死投身江外

今得生還本朝豈非忠貞之報

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并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真州刺史賜姓宇文氏

古有賜姓事不賜國姓而賜家姓足見宇文泰無君

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民畏而愛之

周書曰蜀人賈晃遷作亂逼州城謙率千許人拒戰會梁州援至遂擒晃遷謙誅其渠帥餘悉原之遂得安輯

周保定二年加大將軍三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援江陵總管荆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夸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内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最屢有詔褒美初士謙隨賀拔勝在荆州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

為榮卒於州閭境痛惜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

性至孝少喪父殆將滅性與弟訦

本史作説今依周書正之

特相友愛雖年位並高資產皆無私居家嚴肅曠及訦

子弘度並奉其訓云曠少溫雅大業末位開府儀同三

司大將軍弟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

射善周官尚書並畧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

之為相也周陳王純鎮齊州隋文恐其為變遣彭以兩

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請間因顧騎士執鏁之

隋書曰純至彭所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辟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執而鎖之　愚按彭倚權臣威擅鎖親王無君哉此賊

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輙動左右愕

然去至拜上儀同及隋文踐祚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
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當上在伏危坐終日未嘗有
墮容帝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始安又曰卿弓馬絕
人頗知學否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
也帝曰試為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帝稱善後
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
殿有鴿鳴梁帝命彭射之中帝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
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見帝曰此必善射聞於鹵

庭耳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落突厥莫不歎服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士謙弟訦本名士約少有氣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荆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還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賜姓宇文并

賜名訦累遷總管凉州刺史訦涖政强毅百姓畏之後加授大將軍建德四年卒贈鄜延等五州刺史謚曰莊子弘度字摩訶聱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刺史蒲州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擲下至地無損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

盧昌期於范陽鄖公韋孝寬經畧淮南以前後勲進上大將軍及尉遲迥起兵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攻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相識否今日各圖國不得顧私

隋書載弘度言曰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首進位上柱國時行

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縱致惡言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納妹為秦王俊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責御下嚴急

隋書曰吏民聞其聲無不戰慄

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荆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隸

素意甚不平多不用素言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備胡無鹵而還帝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昭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誡素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鱉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鱉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鱉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

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斑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世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為公歷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

河南王妃覊縻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歴涿郡太守遼
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
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瓣從父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
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
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
不釋卷鄉人或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散之貧困舉秀
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

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還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沖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為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為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畧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倏焉三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見挺政美謂曰彝受使巡方

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䝉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逃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

閨門

魏書曰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辦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遂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欣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

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
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
王詳為司徒録尚書事以挺為司馬固辭不免人皆歎
其屈挺處之夸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求遷挺終無
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遂
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
考課亦國之恒典至自衒求進竊羞之詳大相稱歎其
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贈輔國將

軍幽州刺史諡曰景光州故吏聞亡問莫不悲感共鑄
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齋追奉冥福初崔光
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中
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
綺羅閨門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為字及
葬親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
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為

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還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

魏書曰停師城父累月不進

敕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神儁為梁攻圍以孝芬刺史荆州兼尚書南道行臺

領軍司率諸將援神雋因代焉時路由三鵶梁已先據
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出敵不意敵便奔散民還安堵
孝明嘉勞之後以元乂黨與盧同李奬等並除名徵還
又除孝芬為廷尉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
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
在博陵為賊攻陷遇害融容啟云孝演入賊為逆遂見
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雋逼彭城除孝
芬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

之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内首元乂車内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人於元乂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有愧色孝芬既至景雋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為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師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

魏書曰莊帝聞元顥有內犯計敕孝芬南赴徐州顥

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

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為後援孝芬勒諸將往

圍之恐顥援至急攻晝夜不息五日暄突出擒斬之

俘其卒三千遂刺史兗州

孝芬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為太常卿太昌初加儀同三

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

廞等並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辯

善談論愛好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内頗不睦季景向世隆求右丞世隆奪勉所兼啟用季景勉悵怏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神武勞撫之天平中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

得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勉弟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畧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二年為給事黃門郎大軍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並納焉

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與盧辯等刱修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畧明贍有應變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否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為行臺并致書於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

兵襄城爲行臺治所頳川置州遣郭賢鎮守

周書曰賢趙興陽州人性强記學涉經史以征討有功累官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南下與朝臣議之賢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沒關中震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鑾駕西遷六軍寡弱闗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

幽夏荒阻千里無煙縱欲南冦資糧莫繼以此言之不至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尋從王思政鎮弘農轉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筭畧思政甚重之禦邊之策多與參決十二年累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東魏遣蠻酋魯和扇動羣蠻規斷鵶路賢密簡士馬徑往掩襲大破之遂縛魯和既而頼川陷權景宣等並振軍西遷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其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盡其力用樂不能克引

軍退而東魏又以土民韋默兒刺史義州鎮父城逼
賢賢攻默兒擒之轉廣州刺史周武成二年累遷安
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進爵樂昌縣公賢在
官雖無明察聲以廉平待物去後頗見思天和元年
卒賢以儉約自處而室有餘貲論者譏其詐
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使人見周
文具以啟聞周文令依啟築思政重啟求與朝廷立約
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請三歲為期限內有事不

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頼川没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畧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於梁州即以猷為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薨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為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内民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追兵六千

赴之信州糧盡猷為送米四千斛二鎮獲全猷第二女
帝養為己女
周書曰猷深為晉公護所重養猷第三女為己女北
史帝字誤
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
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沿
革令天子稱王不足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
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

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為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言雖不行時稱其守正

愚按周書載護謂猷曰魯國公秉性寛仁今奉遺旨翊戴為主何如及猷以殷道周道數語對護曰天下事大恐畢公冲幼耳畢公者明帝子也猷又曰昔周公負成王朝諸侯況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不負顧托北史删此數語故首尾不明當時閔明

二帝皆死護手猶欲其作周公以輔幼主乎予故備
録之以見猷一意黨護非守正也若寛仁二字本出
明帝遺詔明帝識武帝甚深而護識武帝甚淺宜其
卒死帝手也夫
又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
進曰前歳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
者長星為灾乃上玄垂誡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
哉

周書又載猷言曰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隣好無庸違約納叛利其土地興無名之師

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裨將元定等没江南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畧年十五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亦在其中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叅軍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

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等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國公王軌擒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會帝崩隋文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隋文嘉納之又勸其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帝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

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帝除六官依漢魏之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

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

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盈閏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强國富陳主既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此是夸而稽天討今惟須武昌以下蘄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檝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

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决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横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帝覽大悦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畧帝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與秦王會陳平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

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千碉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諸都諸賊悉平賜奴婢百二十口黄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户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為太常卿以衰老出為信都太守後乞骸優詔許之卒於家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偉勸民多收之郡內乃安教其民種植

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後流戸大至與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字懷遠七歲孤事母以孝聞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立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

北齊書曰昂沉深有畧堅實難傾動

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政召為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勲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

睿旨以法繩之未幾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元景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鞫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昻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元景憑甚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昻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

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鐮鐮徐揚兖豫
連接吳越强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别
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
國實謂在兹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
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畏避嫌疑共
相殘劾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
乞勑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
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

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為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煑鹽有利軍國文襄問昂昂曰亦旣官煑須斷民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凖關市簿為竈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宫闕文武同賀孝靜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㥄邢卲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

北齊書載孝靜問暹等曰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

言往代降處德化感致所由北史删之語意不明且
是時權臣畢脫有同寄坐孝靜明主豈有自言德績
感致之理
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啟中
興小鳥孚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帝為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後攝都官尚書上勸
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
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偽又奏上

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文宣敕諸人遞相遵率違者命昻以闗昻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昻號深文

北齊書曰昻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如仇以是治獄文深

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俱

有殘刻聲然至推繩大事明言是非不至寃酷有濮陽
子沈子遐齊侯景鐵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
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寛告弼誹謗并與
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昴窮鞫昴皆執正雪免告者引
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餚藏小吏因内臣
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昴窮檢昴言笑間
咸得告情者辭窮飛書遂絶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
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昴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

太子曰此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為真未幾還為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禄勲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彦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實求吏免其姊昂弗知録尚書彭城王

洨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為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
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負剛直名然好揣
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宜觸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為文
宣所知賞朝之大事多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
楚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
正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歸服
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
傑少無宦情沉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

歸及鮮于修禮起逆遇害弟孝直字叔廉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誡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歳挺亡號哭不絶見之為之悲慟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悦行參

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絶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不敢雞鳴而起且温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入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

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為宗族所稱為秘書中散在内謹敕為考文所知考文南討自高陽内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旣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内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兖州刺史謚

曰定振歷官四十餘年考課恒為稱職議者善之子子
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位侍御史加平東
將軍卒
魏書曰挺從父弟元珍累官唐州刺史爾朱榮取洛
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
從城陷被害世咸痛之
挺從父子瑜有子季舒最知名别見挺從祖弟敬邕性
長者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匹因風入境敬

邕悉令送還夸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
曰恭敬邕從弟接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檢為中書
博士樂陵内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為本部接
了無人王敬王欣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太守還鄉卒挺
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
論尋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譽時太原
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
揚無上下禮又啟求解位後為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

史纂兄穆穆子暹字季倫少為書生避地北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啟暹為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

北齊書載神武謂暹曰丈夫相知豈在新故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為

并州起暹為別駕從文襄鎮鄴累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親重言論之際卲遂毀暹文襄不悦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

據本史邢卲傳又言卲毀暹無所知解暹頗銜之借事短卲卲由是被疎史筆之矛盾乃爾

高慎之叛偽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

襄苦救得止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曅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故令暹後通名因待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必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階送之旬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

馬子如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且誡厲之

北齊書曰暹彈子如等罪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咸陽王司馬令並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親無過二人崔暹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慎之

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篇以沙門法上為昭玄都

檢約之神武如鄴羣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曰

北齊書載神武勞暹曰往時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貪婪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

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孝靜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百司多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

勑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時孝靜又褒美之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為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羡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

愚按此皆高歡父子故為此舉以愚人耳目而重其權其所糾彈亦奉高氏意旨以行非真為國也觀其

屈節族叔季舒求一僕射豈真矯矯不阿者合二傳觀之自見

神武殂未發喪文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為孝靜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為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不悅苦請乃從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為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

戯謔於前顧見暹輙斂容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毎催文帳暹故緩不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為言而釋之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决繋獄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録囚旬日間斷雪畧盡文襄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自出身從官常日宴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寢一

生不問家産魏翜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還唯
寄求佛經翜武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内
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容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已
名傳諸江表子逵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
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逵拏高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
屈服之還用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
行得中郎仲讓竟官至右丞此皆還短也文宣初嗣霸
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還罪重高隆之亦言宜

寬政綱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鏁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指拭而覩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

足慮也帝既鏁暹責其往昔擊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己功贖罪帝悟曰我之免禍乃得暹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暹子達拏會遇害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帝謂暹

北齊書曰顯祖於坐上親作書與暹

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

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帝數出遊多至暹宅欲以暹女為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為疋暹言之乃依舊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顔内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貞節達拏温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

象中使鄴屬尉遲迥起兵以為總管司馬迥平見害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

信斯言也何以本紀又云暹亡文宣至其第親斬暹妻李氏至第則非召入史筆自相背乃爾

齊滅達拏殺主以復仇云

愚按齊若不滅達拏何以處置樂安故其從尉遲迥

死也名忠臣不得名孝子

暹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槩為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游矜其勞苦乃為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說經學者莫不勸勉號為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

魏書曰松栢歸款引為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

至

松栢既郡豪帥感游恩獎諭羣賊咸來歸欵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為逆數日內游知心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州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小女下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何能若此士謙昆弟非惟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絶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伐陳之策信為深遠奕

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蹟理其宜也季倫受分庭之遇其霸朝徽權乎榮矣抑所謂彼有人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九